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五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斅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為太子劭所殺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

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為衛軍重斅為人先通音意引為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

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
吏部郎太祖即位斅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
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勑斅出繼從叔愻為從祖淳
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
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
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朞屬斅
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絶後可以斅小兒繼愻為孫尚書
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

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内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為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録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斅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為輔國將軍

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為侍中領驍騎将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将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斆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斆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

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斆令讓不受詔曰斆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儁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為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為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為征北南徐

州昌寓又為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禄出為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為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慇懃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衒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蹔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蹈踏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旻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令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膓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

而不泯豈忘德於黄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
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黄泉者為甚
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
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
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

以琴書娱志言忠孝行惇愼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識飲涕王句每永言終日涕淚交横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衞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非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惟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似未辨為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絶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

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膂自謂不殞淵荅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髙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為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為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

出為臨川内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為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為荆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為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

常謐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禄大夫瀹四兄颺朏顥蕍世謂謝莊名兒為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静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為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値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内史還爲中書郎衞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黄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昬有廢固辭不受世祖敕令速拜别停朝直遷司徒

左長史出為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
縣殷孝悌等四人為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騶詣
登聞訴稱孝悌為道優所誹謗橫劾為劫一百七十三
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為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
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
典藥吏煑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
為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為美績毋喪去官服闋
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

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為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初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勑瀹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

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為錄事參軍

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吴郡顧暠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為吴郡世祖除思遠為吴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以疾解職還為司徒諮議參軍領録事轉黄門郎出為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令不欲竝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黙為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奬進陛下甄抜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兆則哲之明犯冒之
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
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恩垂
拯宥不使零墜令若祗膺所忝三公不足為泰犯忤之
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茍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為
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
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懇自悼不覺涕
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

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誅晏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為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

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為
江州長史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為上藝成為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
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
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
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沖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何昌㝢傳明帝遣徐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臣祖庚按南史明帝使裴叔業賫㫖詔昌㝢令以便宜從事叔業傳無此事又按通鑑從齊書作徐玄慶據此則南史誤矣

謝瀹傳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臣宗萬按尺牘謝朏與弟瀹書曰令致數斗酒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與此小異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六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為太子劭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

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靺為治書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毋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為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為晉陵太守還為太子中

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為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

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宫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黄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齋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

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户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勳進爵為公增封二千户給班劒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竝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為

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巳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

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畧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

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
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
番附農令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
宜彼人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
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
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
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
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

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
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宫
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
見誅内懐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情惶惑
見孝嗣入宫内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
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
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凖有膽力領軍隷孝嗣
陳説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

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謟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此下缺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寛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為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

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為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𥡴圻平為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為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

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為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覂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為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為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為景和衘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

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罯陽縣侯邑千户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為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户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户裁之文季不為之屈世祖在東宫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

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

即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㝢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㝢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㝢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㝢之向富陽抄畧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

羨率將吏及戍左右𨽻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吴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竝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

新城戍為天子宮縣廨為太子宮弟紹之為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為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為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髙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虚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

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慂于王畧

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
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
赤奮等縣為首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
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
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
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
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
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

妄藉天私作司近服眛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
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曷効終焉無紀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
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
鸞等緣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文季固讓會
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郢州司
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為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簺及彈棊簺用五子以疾還金紫光禄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為府隆昌元年復為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

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遥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為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為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

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寃之

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兄子昭畧有剛氣昇明末為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為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黄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畧為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為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起兵東府執昭畧於城内昭畧濳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與文季

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為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畧實重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壃

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槩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横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慼

境之晨鷹希行之計王無外畧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為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為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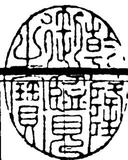
沈文季傳執昭畧於城内○臣承蒼按遥光以建武二年進號撫軍將軍昭畧是時為撫軍長史不容有見執之事若被執則勢須防禁亦不能潛出還臺矣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謹案卷四十二第十一頁前七行從東冶僦渡刋本冶訛治據毛本改

卷四十三第二頁前六行傍無眷屬南史眷作朞

卷四十四第十一頁後五行鸞等緣贖論刋本緣訛結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八

五王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七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五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

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為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為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為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

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為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諡建武元年追尊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生子鳯高宗安陸昭王緬鳯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諡靖世子明帝建武

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為神雀子遥光嗣

遥光字元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遥光襲爵初為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内史不拜高宗輔政遥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

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鬰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内頻五除竝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遥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為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南徐州遥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幰車鼓吹遥光好吏事稱為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

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既輔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

名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弟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第名入喻旨遥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

因尚方取仗又名驍騎將軍垣歴生歴生隨信便至勸
遙光令率城内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
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
停轝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歴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
望臺内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順
之數皎然有徵干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
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
絶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閨閫爽闓踰

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
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内
犯窺窬發京畿自古巨釁莫斯為甚令便分命六師弘宣
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
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
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
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
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起兵問諮議參

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逹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遥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遥光未敗一夕城内

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為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檦殺之劉渢逌走還家園為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溓事渢亦謹詒歛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為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為持節督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為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

居陜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遥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遥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元元年除黄門侍郎未拜仍為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户未之鎮從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

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内人遥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盖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倐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為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

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
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
荒迷廢為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
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
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觧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
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
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内升清階外典方牧哲
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

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
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
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
意不必專為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聖人竒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豈
不善哉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
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
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為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卒

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為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為君當復得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

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内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為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户轉太子中庶子

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為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五年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為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𠂆切抄

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户子寶晊嗣為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為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户二年寶晊

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霄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晊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寶晊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晊在城内東昬廢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晊爲太常寶晊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

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

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與子孫並用威

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宗室遥昌傳興元元年○諸本同 臣承蒼 按齊世無興元年號海陵王立改隆昌元年為延興元年冬十月以新除黄門郎為郢州刺史興元當即延興之訛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八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 慈 蔡 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禄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

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為菴舍於墓下持喪服
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
肯以此頻轉為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
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
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
晉平恐富求歸還為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為太
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

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遷為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為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顔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閒居謙之位既刋於易慠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収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為後代一丘土足下

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闕於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
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
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
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
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
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

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嘗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穎川人豫章王嶷為荆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啟隨王子隆請

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謚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勲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閲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

肯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為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黄門郎時衛軍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實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黄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

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為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為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𢙣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網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

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黄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廵宫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令扃禁嶔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搗

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於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僴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僴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

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旣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

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荅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

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黄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為新安太守復為黄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令用卿為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為録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竝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内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歴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

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為太祖所賞引為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曅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為吳郡復禮異

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甞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

與語帝遣左右單景雋以事詣問慧曉謂景雋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兖兖徐青兾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啟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

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挄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巳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

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廪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
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
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貫怨元
懿禀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
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熈在運
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

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
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
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
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
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
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
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
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

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

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
離道路時轉寒凋事方未巳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
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
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
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曁離唐寓之寇擾公私
殘燼復特彌甚儻値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
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

是埼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沿元懿令啟敢陳管見世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兖二州事籤典沿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黄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為豫章内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叅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為湘東内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

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郘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懐以降還為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竟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懐之本邪出為武陵内史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為休範妃太祖謂之

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出為豫章太守還為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為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為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

秩中二千石凡歴四郡無所蓄聚還為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閤非公事不私覿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輙賞悦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

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

休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為徐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修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

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叙用永明九年為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末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夭

閼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邪朝清心直已伯實世族榮家為美約守先業覬進知止慧曉貞亮斯馬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六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秀之傳太尉從祖兄也。臣承蒼按太尉下當有儉字僧祐弘之之孫儉曇首之孫故曰從祖兄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